

## 中国传统文化

## 试论中唐的道教批判运动

谢思炜

(清华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 中唐以韩愈、白居易等人为代表的批判道教运动, 是知识阶层人士以理性态度思考人生和现实问题后决意采取的行动, 其影响也局限于知识阶层内, 对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基本没有产生影响, 因而是一场比较纯粹思想和信仰问题的争论。道教遭受批判是由于其教义本身难以自圆其说、长生思想日显荒谬, 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中唐历史条件下理性精神得到特殊发扬。因此, 这场运动的思想史意义绝不逊于同一时期的排佛运动。但不能将理性态度坚持到底, 又导致这些人士在信仰问题上的迷惑和动摇。

**关键词:** 道教; 韩愈; 白居易

**中图分类号:** B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62(2006)03-0080-04

中唐时代韩愈(768—824)等人对佛教的批判是思想领域的重大事件, 在政治方面也有一定影响, 后人对此已有充分评价。而就在同一时期, 韩愈、白居易等人还对道教展开批判, 学者在论述他们的思想时虽有所涉及, 但对这场批判的整体过程和思想史意义还缺少全面的讨论。

唐代统治者始终奉行三教并重的混合意识形态政策, 士人从自己的人生需要出发, 对儒、释、道思想也往往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我们可以举韩、白之前德宗贞元时期的一代文宗权德舆为例, 其《与道者同守庚申》诗云:“释宗称定慧, 儒师著诚明。派分示三教, 理诣无二名。吉祥能止止, 委顺则生生。”<sup>[1]</sup> 卷三〇 797 清楚说明了士人如何出入三教, 寻求人生寄托和精神安慰。

与佛教相比, 道教对唐代国家政治生活的渗透更为直接, 整个中晚唐时期在社会上层和一般民众生活中仍保持巨大影响, 稍后还发生了由道

士怂恿的武宗灭佛事件, 重臣如李德裕等亦曾参与其事。在德宗至武宗以前时期, 佛、道二教尚能维持平衡, 在朝内曾举行三教论衡辩议, 由朝士中精于学问辞章者充任儒学代表。如德宗时的韦渠牟, “会归三教, 盖周流揭厉, 无入而不自得焉”。<sup>[2]</sup> 卷五〇六, 5146 文宗时白居易亦出任讲论, “论难锋起, 辞辨泉注”。<sup>[3]</sup> 4353 但这种辩难已逐渐戏剧化, “始三家若矛盾然, 卒而同归于善”。<sup>[4]</sup> 4984 然而, 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 在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急剧衰落的历史背景下, 对于境况普通但人生思考较为理性的士人来说, 道教长生成仙教义的吸引力已明显减弱。大历诗人李端有《书志寄畅当》, 序云:“余少尚神仙, 且未能去。友人畅当以禅门见导, 心知其是而未得其门, 因寄诗以咨焉。”<sup>[1]</sup> 卷二八五, 724 诗序简短, 未能明言其如何对禅门“心知其是”而失望于神仙, 但明显可见其信仰祈向随人生阅历增长发生了重要转变。

收稿日期: 2006-02-12

作者简介: 谢思炜,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到贞元、元和年间，以韩愈、白居易等优秀士人为代表，开始了一场对道教的思想批判。这里需要对批判道教运动与唐代反佛运动各自的特点试作比较。唐代士大夫反佛也曾出现一些重要代表，甚为研究唐代思想者所重视。<sup>[5] 31-40</sup> 其实，反佛、排佛早有历史先例，北朝就曾有统治者灭佛、兴佛的多次反复，但其动因大多是出于政治、经济实际利益的考虑，统治者面对扩张日甚的佛教势力深感威胁，进而采取强制性的压迫手段。其中又往往有道教势力介入，二教相残，佛灭道兴，导致政教更趋紊乱。在这些排佛、灭佛活动中，思想信仰问题其实是第二位的，知识阶层也并未居于主导地位。初唐傅奕排佛信道，开元重臣姚崇辟佛，性质大体类同。所以反来反去，动议不断，但除了导致几次不能持久的灭佛事件外，实际效果甚微，不但不能阻止佛教势力的发展，尤其无法改变佛教思想在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中影响日趋广泛之大势。

中唐对道教的批判，情况却完全不同。尊崇道教是唐王朝的国策，统治者从未有抑道之说，只是在尊崇的力度、佛道二教侧重的程度上各位君主有所不同。批判道教，是由一些知识分子主动发起的，是他们以理性态度思考人生和现实问题后决意采取的行动；而其影响也局限于知识阶层内，对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基本没有产生影响。这是一场比较纯粹的和信仰问题的争论，道教遭受批判固然是其教义本身难以自圆其说、长生思想日显荒谬所导致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显然在于在中唐历史条件下理性精神得到特殊发扬，士人思考人生问题的基本态度有了变化。其思想史意义绝不逊于同一时期的排佛运动。

批判道教主要是批判其神仙思想和长生许诺，揭露其虚妄性和各种骗局。白居易有《梦仙》诗，收入讽喻诗中：

人有梦仙者，梦身升上清。坐乘一白鹤，前引双红旗。羽衣忽飘飘，玉鸾俄铮铮。半空直下视，人世尘冥冥。渐失乡国处，才分山水形。东海一片白，列岳五点青。须臾群仙来，相引朝玉京。……一朝同物化，身与粪壤并。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营。苟无金骨相，不列丹台名。徒传辟谷法，虚受烧丹经。只自取勤

苦，百年终不成。悲哉梦仙人，一梦误一生。<sup>[6] 卷一4</sup>

在白居易之前，张籍有《学仙》诗：

楼观开朱门，树木连房廊。中有学仙人，少年休谷粮。高冠如芙蓉，霞月披衣裳。六时朝上清，佩玉纷锵锵。自言天老书，秘覆云锦囊。百年度一人，妄泄有灾殃。每占有仙相，然后传此方。先生坐中堂，弟子跪四厢。金刀截身发，结誓焚灵香。弟子得其诀，清斋入空房。守神保元气，动息随天罡。炉烧丹砂尽，昼夜侵火光。药成既服食，计日乘鸾凰。虚空无灵应，终岁安所望。勤劳不能成，疑虑积心肠。虚羸生疾疢，寿命多天伤。身歿惧人见，夜埋山谷傍。求道慕灵异，不如守寻常。先王知其非，戒之在国章。<sup>[1] 卷三八三，952-953</sup>

在稍有常识的现代读者看来，这两首诗揭露的现象可能太过荒诞，主人公的行为太过痴愚可笑，反而会使我们对作品批判性的感受不那么强烈。但遍查此前诗章，才令人诧异地发现，从未有人如此尖锐地揭露这种愚蠢行为，直接抨击造成此种行为的道教思想。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特别提到：“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sup>[6] 卷一，2</sup>可见他读这首作品后感触颇深，因此激发他也写作《梦仙》一诗，继续揭露这种为人熟视无睹的荒谬现象。

张籍诗所谓“先王知其非，戒之在国章”，实在是客气话，有意回避了历代帝王迷恋神仙、企求长生的种种恶果。白居易在讽喻精神鼓励下，批判锋芒更为尖锐，甚至直指“放佚君”，为此在《新乐府》中又作有《海漫漫》一篇：

海漫漫，直下无底旁无边。云涛烟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药，服之羽化为天仙。秦皇汉武信此语，方士年年采药去。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岛。不见蓬莱不敢归，童男丱女舟中老。徐福文成多诳诞，上元太一虚祈祷。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悲风吹蔓草。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

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sup>[6]</sup>卷三,57

《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五年(810)宪宗与宰臣讨论“神仙之事信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认为即是白诗寓意所指。<sup>[7]</sup>150-155 宪宗时名相武元衡亦有《学仙难》诗,同样意在讽刺:

玉殿笙歌汉帝愁,鸾龙俨驾望瀛洲。黄金化尽方士死,青天欲上无缘由。<sup>[1]</sup>卷三一七,790

不过,《海漫漫》等诗固然是以“秦皇汉武”为前鉴,对君主提出告诫,但白居易等人在批判道教思想时,更为关注的还是自己和周围人的信仰问题。讽喻诗创作很快中止,但白居易直到晚年,还曾与元稹就佛、道二教孰“真”展开讨论:

君歌仙氏真,我歌慈氏真。慈氏发真念,念此阎浮人。左命大迦叶,右召提桓因。千万化菩萨,百亿诸鬼神。上自非想顶,下及风水轮。胎卵湿化类,蠢蠢难具陈。弘愿在救援,大悲忘辛勤。无论善不善,岂问冤与亲。抉开生盲眼,摆去烦恼尘。烛以智慧日,洒之甘露津。千界一时度,万法无与邻。借问晨霞子,何如朝玉宸?<sup>[6]</sup>卷二二,478

此前在江州,白居易也未能免俗,曾有一段时间迷恋道教黄白之术。但结果烧炼失败,促使他不能不认真反思。在此诗中,他站在佛教立场上批评道教,对佛教的慈悲为怀、普救众生更表信服。事实上,元、白二人及其他众多士人都同时濡染释、道二教,但白居易经过比较后得出的这一结论在这一时期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一旦承认“人是必死的”这个简单事实,而且自己也敢面对这个事实,拒绝道教的荒谬许诺就是必然的,道教的长生思想就远不如佛教的“无生”说教更有吸引力。刘禹锡诗云:“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减书存眼力,省事养心王。”<sup>①</sup>白居易说得更为干脆:“中天或有长生药,下界应无不死人。除却醉来开口笑,世间何事更关身。”<sup>[6]</sup>卷一五,305

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成为唐代反佛史乃至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此外,他对道教的排斥,陈寅恪认为所应注意者犹有二端:“一为老子

乃唐皇室所攀认之祖宗,退之以臣民之资格,痛斥力诋,不稍讳避,其胆识已自超其侪辈矣。二为道教乃退之稍前或同时之君主宰相所特提倡者,蠹政伤俗,实是当时切要问题。”<sup>[8]</sup>326 但实事求是地说,韩愈对道教的批判与张籍情况类似,并没有像白居易《海漫漫》诗那样直接抨击帝王求仙之举,而是更多关注士人的思想信仰乃至社会民众习俗。服食之法在唐代士大夫中相当流行,故韩愈将其作为抨击重点。太学博士李干(一作于)因服食方药而死,韩愈在为其所作墓志铭中痛言:“在文书所记及耳闻相传者不说,今直取目见亲与之游而以药败者六七公,以为世诫”;接下来便历述诸人为药所害之惨状,结云:“不信常道而务鬼怪,临死乃悔。后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则不然。始病,曰:药动故病,病去药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呜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sup>[9]</sup>卷七,553-555

此外,韩愈还作有《谢自然诗》、《谁氏子》、《华山女》等诗作,揭露道教信仰的荒诞虚妄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

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莫能尽性命,安得更长延。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奈何不自信,反欲从物迁。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来者犹可诫,余言岂空文。<sup>[10]</sup>卷一,28

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圣君贤相安可欺,乾死穷山竟何俟。呜呼余心诚岂弟,愿往教诲究终始。<sup>[10]</sup>卷七,790

从来求神仙长生迫切者莫过于帝王,终唐之世道教术士在贵族上层和朝廷内的活动十分猖獗,宪宗、穆宗、武宗均因饵食金丹而殒命。宪宗时裴潏因谏用方士遭贬,穆宗时又有布衣张皋上疏劝服食,江西观察使王仲舒亦曾力辟道士韦山甫之谬。这些事例说明批判道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同时也说明反道教斗争的艰难程度。由于统治者的沉迷,这场斗争在政治领域并未获得胜利。但在有识之士的揭露批判下,在众人药误殒身的残酷事实面前,神仙长生思想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迫使道教思想从其内部做出修正和转

① 参见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四《闲坐忆乐天以诗问酒熟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34页。

变。到五代宋初,道教金丹术开始向内丹说转变,神仙出世思想也开始向入世救世思想转变。<sup>[11] 440-457</sup>中唐士人对道教的思想批判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此外,它对文学也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以来诗歌创作的一种重要类型——游仙诗,自此便一蹶不振,逐渐被其他一些幻想形式(如梦幻)所代替。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即便是韩愈、白居易这样的优秀士人,在对待服食长生问题上也未能将理性态度坚持始终。

事实上,由于韩愈对佛教思想的排斥,缺少了一条思想调剂的途径,在“为声色所累”的情况下,更难抵御服食之类方术的诱惑。即便是白居易,虽然放弃了烧炼服食,但到晚年又陷入迷惑。今白集有《送毛仙翁》诗,本为江州时期作,却编入《后集》,清汪立名推测其原因:“此诗旧编《后集》,当是从后追忆录入者。毛仙翁能预决人休咎,或晚年思其言有验,遂存此诗耳。”<sup>[12] 2496</sup>毛仙翁事哄传一时,传说曾与叶法善、吴筠同游。《唐诗纪事》卷八一收录名士所赠诗文,有二十余人,包括韩愈、白居易、刘禹锡、裴度、元稹、李翱等人。虽有人怀疑其中有伪托者,其实恐怕大部分还是真实有据的。白居易在初编诗集时可能感觉其事荒谬,将此诗删除。到晚年却又重新收入,思想有了变化。理性精神在高扬,这是事实。但贪欲、本能、习俗势力、偶然性和种种困境,会一次又一次地击倒理性,将人们重新带入昏暗迷茫之中。在个人和群体身上,理性与愚昧的这种角力一再重

演。中唐道教批判运动及其反复可以看作是这种角力的事例之一。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在历史长河中,理性获胜的机率十分缓慢但毕竟一步一步地有所提高。

#### 参考文献:

- [1] 全唐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扬州诗局本, 1986.
- [2]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本, 1982.
- [3] 旧唐书·白居易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4] 新唐书·徐岱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5] 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 [6] 白居易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 [7] 陈寅恪. 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M].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8] 陈寅恪. 论韩愈[A].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M].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9] 韩昌黎文集校注[M]. 马其昶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0]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 钱仲联集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11] 任继愈主编. 中国道教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12] 朱金城. 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王丰年)

## On Group Critique of Taoism in Middle Tang

XIE Si-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scholar-officials faced problems of life and social reality and took it in a reasonable attitude, the critique of Taoism by HAN Yu and BAI Ju-yi, other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history of thoughts. But they could not follow through their reasonable attitude, caused their doubts and hesitance.

**Key Words:** Taoism; HAN Yu; BAI Ju-yi